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 第七十六回 割帳繚北俠擒惡霸，對蓮瓣太守定良緣

且說馬強擔了一天驚怕，到了晚間，見毫無動靜，心裡稍覺寬慰，對眾人說道：「今日白等了一天，並沒見有個人來。別是那老蒼頭也死了吧？」眾光棍道：「員外說的是。一個老頭子有多大氣脈，連嚇帶累，准死無疑。你老可放心吧。」眾人只顧奉承惡賊歡喜，也不想朝廷家平空的丟了一個太守，也就不聞不問，焉有是理。其中獨有兩個人明白：一個是黑妖狐智化，心內早就就裡，卻不言語，一個是小諸葛沈仲元，瞧著事情不妥，說肚腹不調，在一邊躲了。剩下些渾蟲糊塗漿子渾吃渾喝，不說理，順著馬強的竿兒往上爬，一味的抱粗腿，說的惡賊一天愁悶都拋於九霄雲外，端起大杯來，哈哈大笑。左一巡，右一盞，不覺醺醺，便起身往後邊去了。見了郭氏，未免訕訕的沒說強說，沒笑強笑，哄的郭氏臉上下不來，只得也說些安慰的話兒，又提撥著叫他寄信與叔父馬朝賢暗裡照應。馬強更覺歡喜，喝茶談話。不多時已交二鼓，馬強將大衫脫去，郭氏也把簪環卸了，脫去裙衫。二人剛要進帳安歇，忽見較簾唿的一聲，進來一人，光閃閃碧睛暴露，冷森森寶刀生輝。惡賊一見骨軟筋酥，雙膝跪倒，口中哀求：「爺爺饒命！」北俠道：「不許高聲。」惡賊便不敢言語。北俠將帳子上絲綜割下來，將他夫婦捆了，用衣襟塞口。回身出了臥室，來到花園，將雙手「拍」「拍」「拍」一陣亂拍。見王愷張雄帶了捕快俱各出來。他等眾人都是在瘟神廟會齊，見了北俠。北俠引著王愷張雄，認了花園後門，叫他們一更之後俱在花園藏躲，聽拍掌為號。一個個雄赳赳，氣昂昂，跟了北俠來到臥室。北俠吩咐道：「你等好生看守兇犯。待我退了眾賊，咱們方好走路。」

說話間，只聽前面一片人聲鼎沸。原來有個丫環從窗下經過，見屋內毫無聲響，撕破窗紙一看，見馬強郭氏俱各捆綁在地，只嚇的膽裂魂飛，忙忙的告訴了眾丫環，方叫主管姚成到招賢館請眾寇。神手大聖鄧車、病大歲張華聽了，帶領眾光棍，各持兵刀，打著亮子，跟隨姚成往後面而來。

此時北俠在儀門那裡持定寶刀，專等退賊。眾人見了，誰也不敢向前。這個說：「好大身量！」那個說：「瞧那刀有多亮，必是鋒快。」這個叫：「賢弟，我一個兒不是他的對手。你幫幫哥哥一把兒。」那個喚：「仁兄，你在前面虛招架，我繞到後面給他個冷不防。」鄧車道：「你等不要如此，待我來。」伸手向彈囊中掏出彈子，扣上弦，拽開鐵靶弓。北俠早已看見，把刀扁著。只見發一彈來，北俠用刀往回裡一磕，只聽「啣啣」一聲，那邊眾賊之中有個就咬啣了一聲道：「打了我了！」鄧車連發，北俠連磕。此次非鄧家堡可比，那是黑暗之中，這是燈光之下，北俠看的尤其真切。左一刀，右一刀，接連磕下彈子，也有打在眾賊身上的，也有磕丟了的。

病大歲張華以為北俠一人可以欺負，他從旁邊過去，嗖的就是一刀。北俠早已提防，見刀臨近，用刀往對面一削，噌的一聲，張華的刀飛起去半截。可巧落在一個賊人頭上，外號兒叫做鐵頭渾子徐勇。這一下子把小子戳了一個窟窿。眾賊見了，亂嚷道：「了不得了！祭起飛刀來了。這可不是玩的呀！我可了不了！不是他的對手，趁早兒躲開吧，別叫他做了活。」七言八語，只顧亂嚷，誰肯上前。哄的一聲，俱備跑回招賢館，就把門窗戶壁關了個結實，連個大氣兒也不敢出。要咳嗽，俱用袖子握著嘴，嗓子裡撇著。不敢點燈，全在黑影兒裡坐著。

此時黑妖狐智化已叫艾虎將行李收拾妥當了，師徒兩個暗地裡瞭高，瞧到熱鬧之處，不由暗暗叫好。艾虎見北俠用寶刀磕那彈子，迅速之極，只樂得他抓耳撓腮，暗暗誇道：「好本身！好目力！後來見寶刀削了張華的利刃，又樂的他手舞腳蹈，險些兒沒從房上掉下來，多虧智化將他揪住了。見眾人一哄而散，他師徒方從房上躍下，與北俠見了，問馬強如何。北俠道：「已將他夫妻拿獲。」智翁道：「郭氏無甚大罪，可以免其到府，單拿惡賊去就是了。」北俠道：「吾弟所論甚是。」即吩咐王愷張雄等單將馬強押解到府。智化又找著姚成叫他備快馬一匹，與員外乘坐。姚成不敢違拗，急忙備來。艾虎背上行李，跟定智化歐陽春一同出莊，彷彿護送員外一般。

此時天已五鼓，離府尚有二〇五六里之遙。北俠見艾虎甚是伶俐，且少年一團英氣，一路上與他說話，他又乖滑的很，把個北俠愛的個了不得。而且艾虎說他無父無母，孤苦之極，幸虧拜了師父，蒙他老人家疼愛，方學習了些武術，這也是小孩的造化。北俠聽了此話，更覺可憐他，回頭便對智翁道：「令徒很好，劣兄甚是愛惜。我意欲將他認為義子螟蛉，賢弟以為何如？」智化尚未答言，只見艾虎撲翻身拜倒道：「艾虎原有此意。如今伯父既有此心，這更是孩兒的造化了。爹爹就請上，受孩兒一拜。」說罷，連連叩首在地。北俠道：「就是認為父子，也不是這等草率的。」艾虎道：「什麼草率不草率，只要心真意真，比那虛文套禮強多了。」說的北俠智翁二人都樂了。艾虎爬起來，快樂非常。智化道：「只願你磕頭認父，如今被他們落遠了，快些趕上要緊。」艾虎道：「這值什麼呢。」只見他一伏身，「突」「突」「突」「突」，頓時不見了。北俠智化又是歡喜，又是贊美，二人也就往前&步。

看看天色將曉，馬強背剪在馬上，塞著口，又不能言語，心中暗暗打算：「所做之事，俱是犯款的情由，說不得只好捨去性命，咬定牙根，全給他不應，那時也不能把我怎樣。」急的眼似鑾鈴，左觀右看。就見智化跟隨在後，還有艾虎隨來，肩頭肯定包裹。馬強心內歎道：「招賢館許多賓朋，如今事到臨頭，一個個畏首畏尾，全不想念交情，只有智賢弟一人相送，可見知己朋友是難得的。可憐艾虎小孩子天真爛漫，他也跟了來，還背著包袱，想是我應換的衣服。若能夠回去，倒要多疼他一番。」他那裡知道他師徒另存一番心呢。

北俠見離府行不遠，便與智翁艾虎煞住腳步。北俠道：「賢弟，你師徒意欲何往？」智翁道：「我等要上松江府萊花村去。」北俠道：「見了丁氏昆仲，務必代劣兄致意。」智翁道：「歐陽兄何不一同前往呢？」北俠道：「剛從那裡來的不久，原為到杭州遊玩一番。誰知遇見此事。今已將惡人拿獲，尚有招賢館的餘黨，恐其滋事。劣兄只得在此耽延幾時，等結案無事，我還要在此處遊覽一回，也不負我跋涉之勞。後會有期，請了。」智化也執手告別。艾虎從新又與北俠行禮叩別，戀戀不捨，幾乎落下淚來。北俠從此就在杭州。

再言招賢館的眾寇聽了些時，毫無動靜，方敢掌燈，彼此查看，獨不見了智化，又呼館童艾虎，也不見了。大家暗暗商量，就有出主意：「莫若上襄陽王趙爵那裡去。」又有說：「上襄陽去缺少盤川，如何是好？」又有說：「向郭氏嫂嫂借貸去。」又有說：「他丈夫被人拿去，還肯借給咱們盤川，叫奔別處去的麼？」又有說：「依我，咱們如此如此，搶上前去。」眾人聽了俱各歡喜，一個個頓時抖起威風，出了招賢館，到了儀門，吶一聲喊道：「我等乃北俠帶領在官人役，因馬強陷害平民，刻薄成家，理無久享，先搶了他的家私，以泄眾恨。」說到「搶」字，一擁齊人。

此時郭氏多虧了丫環們鬆了綁縛，哭夠多時，剛入帳內安歇。忽聽此言，那裡還敢出聲，只用被蒙頭，亂抖在一處。過一會兒不聽見聲響，方敢探出頭來一看。好苦！箱櫃拋翻在地。自己慢慢起來，因牀下有兩個丫環藏躲，將他二人喚出，戰戰兢兢，方將僕婦婆子尋來。到了天明，仔細查看，所丟的全是金銀簪環首飾衣服等物，別樣一概沒動。立刻喚進姚成。那知姚成從半夜裡逃在外邊巡風，見沒什麼動靜，等到天亮方敢出頭，仍然溜進來。恰巧喚他，他便見了郭氏，商議寫了失單，並聲明賊寇自稱北俠，帶領官役，明火執杖。姚成急急報呈縣內。郭氏暗想丈夫事體吉凶多，須早早稟知叔父馬朝賢，商議個主意，便細細寫了書信一封，連被搶一節並失單，俱各封妥，就派姚成連夜赴京去了。

且說王愷張雄將馬強解到，倪太守立刻升堂，先追問翟九成朱煥章兩案。惡賊皆言他二人欠債不還，自己情願以女為質，並無搶掠之事。又問他：「為何將本府誣到家中，下在地牢？講！」馬強道：「大老爺乃四品黃堂，如何能到小人莊內？既是大老爺被小民誣去，又說下在地牢，如何今日大老爺仍在公堂問事呢？似此以大壓小的問法，小人實實吃罪不起。」倪太守大怒，吩咐打這

惡賊。一邊掌了二□嘴巴，鮮血直流。問他不招，又吩咐拉下去，打了四□大板。他是橫了心，再也不招。又調翟九成朱煥章到案，與馬強當面對質。這惡賊一口咬定是他等自願以女為質，並無搶掠的情節。

正在審問之間，忽見縣裡詳文呈報馬強家中被劫，乃北俠帶領差役明火執仗，搶去各物，現有原遞失單呈閱。太守看了，心中納悶：「我看義士歐陽春，決不至於如此。其中或有別項情弊。」吩咐暫將馬強收監，翟九成回家聽傳，原案朱煥章留在荷中，叫倪忠傳喚王愷張雄問話。不多時，二人來到書房。太守問道：「你等如何拿的馬強？」他二人便從頭至尾，述說一遍。太守又問道：「他那屋內物件，你等可曾混動？」王凱張雄道：「小人們當差多年，是知規矩的。他那裡一草一木，小人們是斷不敢動的。」太守道：「你等固然不能，惟恐跟去之人有些不妥。」王張二人道：「大老爺聽管放心。就是跟隨小人們當差之人，俱是小人們訓練出來的。但凡有點毛手毛腳的，小人決不用他。」太守點頭道：「只因馬強家內失盜，如今縣內呈報前來。你二人暗暗訪查，回來稟我知道。」王張領命去了。

太守又叫倪忠請朱先生。不多時，朱煥章來到書房，太守以賓客相待，先謝了朱絳貞救命之恩，然後把那枚玉蓮花拿出。朱煥章見了，不由的淚流滿面。太守將朱絳貞誓以貞潔自守的話說了，朱煥章更覺傷心。太守又將朱絳貞脫離了仇家，現在王鳳山家中居住的話說了一回，朱煥章反悲為喜。

太守便慢慢問那玉蓮花的來由。朱煥章道：「此事已有二□多年。當初在儀徵居住之時，舍間後門便臨著揚子江的江岔。一日見漂來一男子死屍，約有三旬年紀，是我心中不忍，惟恐暴露，因此備了棺木，打撈上來。臨殯葬時，學生給他整理衣服，見他胸前有玉蓮花一枝。心中一想，何不將此物留下，以為將來認屍之證。因此解下交付賤荆收藏。後來小女見了愛惜不已，隨身佩帶，如同至寶。太尊何故問此？」倪太守聽了，已然落下淚來。朱煥章不解其意。只見倪忠上前道：「老爺何不將那枝對對，看是如何？」太守一邊哭，一邊將裡衣解開，把那枝玉蓮花拿出。兩枝合來，恰恰成為一朵，而且精潤光華，一絲也是不差。太守再也忍耐不住，手捧蓮花，放聲大哭。朱煥章到底不解是何緣故。倪忠將玉蓮花的原委，略說梗概。朱先生方才明白，連忙勸慰太守道：「此乃珠還璧返，大喜之兆。且無心中又得了先大人的歸結下落，雖則可悲，其實可喜。」太守聞言，才止悲痛，復又深深謝了，就留下朱先生在衙內居住。

倪忠暗暗一力攬掇，說：「朱小姐有救命之恩，而且又有玉蓮花為媒，真是千里婚姻一線牽走。」太守亦甚願意。因此倪忠就托王鳳山為冰人，向朱先生說了。朱公樂從，慨然允許。王鳳山又托了倪忠，向翟九成說合錦娘與兒子聯姻，親上作親。翟九成亦欣然應允，霎時間都成了親眷，更覺親熱。

太守又打點行裝，派倪忠接取家眷，把玉蓮花一對交老僕好好收藏，到白衣庵見了娘親，就言二事已齊備，專等母親到任所，即便遷葬父親靈柩，拿獲仇家報仇雪恨。候諸事已畢，再與絳貞完姻。

未知後文如何，下回分解。